

東北軍旅風采錄



雪國軍魂

黑龙江省军区 编

白山出版社



李國軍魂

鄧曉

责任编辑：孙俊然
装帧设计：朱凡
责任校对：张国源

雪 国 军 魂
黑龙江省军区编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一经街一段浩然六里七号)
邮政编码：110013
七二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印张 205千字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ISBN7—80566—215—0/I·30

登记证(辽)第13号
定价：3.90元

总序

沈阳军区司令员 中将 刘精松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军区政治部组织出版“东北军旅风采录”大型报告文学丛书，这是加强部队政治建设，占领基层文化阵地，弘扬正气，鼓舞斗志，繁荣军事文学创作的一项重点工程，也是向党的70周年献的一份厚礼。

东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千百年来，数不清的爱国志士、热血男儿，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在这里浴血奋战，勤奋工作，创造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解放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军区又涌现出诸如雷锋等一大批英模人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坚持抓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更深入扎实地开展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典型的活动，军区部队英模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四有新人大批涌现。他们的英雄事迹，集中体现了党领导的正确，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了我们人民军队崭新的风采。“东北军旅风采录”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大书特书这些英模人物事迹，这对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鼓舞部队，促进部队各项工作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象邓小平同志要求的那样，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同志在1990年底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上也指出：“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不抓意识形态工作不行；抓意识形态不抓文艺不行；

抓文艺不抓创作不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存亡，关系部队纯洁和稳定的一件大事。其中尤以文艺更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文艺影响所及，充满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充满了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文艺有很强的感染性和渗透性，它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战场，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前沿阵地。从我们部队基层实际看，这几年，部队物质生活条件改善比较明显，但精神文化生活单调枯燥仍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不少连队图书室没有多少书，战士喜欢读的书，对战士陶冶情操有益的书更是少得可怜。黄色的、格调不高的书刊收缴了。健康的，向上的，丰富多采的作品却没有及时占领阵地，致使不少基层单位的干部战士仍处于一种“文化饥渴”的状态。“东北军旅风采录”的出版，无论是在占领基层文化阵地，抵御腐蚀，弘扬正气，反对和平演变方面，还是在教育引导干部战士健康成长，激发人们建设“四化”的革命热情方面；或是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促进安定团结和部队的纯洁稳定方面，都将发挥特有的作用。

这套“东北军旅风采录”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真正体现了军委杨白冰秘书长提出的坚持正确文艺方向的三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以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调，毫不动摇地注重从正面反映军队的现实生活，毫不动摇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全书11卷近300篇作品，无论写基层还是写机关，无论写个人还是写集体，无论写边防、守备部队，还是写野战部队，无论写老英模还是写新典型，都突出了从正面反映部队的现实生活，都突出了注重社会效益，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好八连活动的深入开展。这一点，也为我们其它方面的创作诸如小说、戏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丰富的素材。

这套“东北军旅风采录”的写作和出版，不仅繁荣了军区军事文学创作，而且发现、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创作人才，象这样

以专业作家与业余创作骨干相结合的方法，动员数百名干部战士投入表现东北军旅风采的写作，这在我们军区尚属首次。显然，对于军区专业创作人员来说，这是深入部队，深入现实生活，向基层学习，向业余作者学习的一次极好机会，对业余作者来说，这又是学习专业人员的创作经验，加强自身艺术造诣，提高自身艺术修养，进行实际艺术实践的一次难得的实际练兵。总之，这套丛书的写作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集团冲锋”，它所带来的精神成果既体现在11册书的数百篇作品中，又表现于这些文学作品之外，其影响将是很深远的。

总之，“东北军旅风采录”的出版，既宣扬了先进，鼓舞了士气，占领了阵地，又锻炼培养了人才。可以说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我们人民军队既是人民共和国的忠实保卫者，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生力军，我们要一如既往地与党、与国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解放思想，团结奋斗，勤奋努力地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东北这片沃土，无愧于我们子孙后代，无愧于人民军队的史诗与巨著。

让东北军旅风采更加绚丽！

《雪国军魂》序

马春娃

早在1963年6月，黑龙江省军区曾编撰了革命回忆录《拂晓风云》。这个专集，通过亲身经历者的叙述，翔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省剿匪斗争生活的几个重要片断，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28年后的今天，又编写了新篇《雪国军魂》。前后两部作品，虽然年代不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却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即：人民军队忠于党，艰苦奋斗为人民。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的东北边陲，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有绵延数千里的边防线。长期生活和战斗在這裡的广大指战员和随军家属，他们不忘过去、不忘传统、不忘自己的神圣职责，默默而无私奉献着宝贵的年华和聪明才智，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单位和模范人物，展现了独特的军旅风采。象驻守珍宝岛的连队、驻守漠河的连队以及黄臻、顾景军、赵君禹、孙福臣、韩松、邓万才、宁广红、王鲁、张维祥、赵卉旭、杨玉贤、曲军等同志，就是当今的突出代表；我省广大民兵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肩负着劳、武两副革命重担，作出了显著贡献。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最近年代，他们以新的战斗姿态，活跃在城乡工矿、企业单位和广袤的黑土地上，《地火，在冻土层中燃烧》、《眷恋》、《丫头兵》，仅仅是其中的几个缩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江“三玉”：李玉安、井玉琢、沃玉廷这三位老同志。前两位是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

爱的人》一文曾提到的十三名烈士中的幸存者，被当今誉为“活烈士”。两人品德高尚，胸襟宽广，埋功而不自恃，处处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以他们感人的事迹，又谱写出一曲最可爱的人的新歌。沃玉廷是位老武装干部，退休不离共产党员的战斗岗位，以悠悠大荒之情，带领当地群众改造荒山秃岭而脱贫致富，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光荣称号。

纵览《雪国军魂》，颇具北方特色和兵的特色，粗犷而深沉，是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现在把它作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束鲜花，献给广大指战员、全省民兵和读者，希望能从中得到启迪、鼓舞和力量。

目 录

界山石 界河水	张宝印 (1)
来自边关的报告	李耀先 (19)
珍宝岛上的后来人	兰景林 (27)
“旱鸭子”起飞记	王大文 (42)
硝烟飘散之后	李振国 (56)
三代“菜王”	杨乃华 (72)
悠悠大荒情	张宝印 (83)
山那边 水这边	曹慧民 赵东明 (99)
地火，在冻土层中燃烧	刘中平 (109)
上校与军犬	张宝印 (121)
英雄的续篇	王文杰 曾凡生 (137)
“老古板”的故事	黄连胜 (151)
眷恋	武庆民 高明生 (165)
军旅中的港湾	赵文星 (178)
“丫头兵”	李振国 (193)
赤子心 边关情	韩王 赵董 (207)
创造生命奇迹的人	马晋宁 (216)
北陲哨兵	孙成武 (230)

界山石界河水

张宝印

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起，也不知出自哪一位干部、战士之口，竟然在边防某部政委黄臻的名字前面冠上了“拼命三郎”的绰号。在我尚未弄清这个绰号的来龙去脉之前，曾听到有关黄臻的这样两个小故事：

1990年6月末的一天，上级工作组到黄臻所在部队考核干部、进行民意测验，其中有这样一项栏目：在本单位你最信任的领导是谁？参加应测的几十名机关和直属分队干部，在这个栏目里，都不约而同地写上了黄臻的名字；

另一段故事是在1991年3月6日，当黄臻佩戴着沈阳军区授予的学雷锋金质奖章乘火车归来的时候，他万万没想到，所在部队的军事主官周国清同志，亲自带领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列队在站台上已等候多时，他们就象仪仗队迎接贵宾那样迎接他。于是，在锣鼓声、在指战员的欢呼声中，他和周国清两人，就象阔别多年的老友似的，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抖了又抖，摇了又摇，眼里都沁着激动的泪花……

从这两段故事中，不难看出，黄臻赢得了指战员的尊敬、信任和爱戴。兴许正因为如此，省内几家报刊把他列为新闻人物，先后一次又一次派记者采访他，但都被他一一婉言谢绝了。说来也巧，黄臻的弟弟是搞文学创作的，已出版了几部著作。他很想将自己的哥哥作为采写的对象，几番“摇唇鼓舌”，同样是遭到拒绝。黄臻非常诚恳地对他说：“我所做的那些事，都是政委份

内的事，都是应该做的，既普通又平常，有些事我干得并不理想，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如果说我对界山、界河、对与我朝夕与共的那些战友有感情，这的确是实在的。不过平时我还感觉不出来，一旦公出在外，有时我还真的有点魂牵梦绕呢……”

界山篇

界山，属于两国共有的山。在中国版图的部份，它有着各自独特的名字。

国境的边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经末梢。当我初登巍峨耸立的界山时候，一种神秘感、庄严感，不知不觉的油然而生。黄臻的足迹到底印在这里多少，谁也数不清。然而界山有情，山石记得住。虽然第一次采访我没见到他本人，但他爱兵的事，界山有“回音”，山石可作证。

山证之一：三上十八盘山

快过年了，十八盘山哨所的战士被大雪围困着。也不凑巧，电话突然中断了。战士们在山上咋个样？黄臻心里一时没底，便带上年货，和机关的同志一起乘车去十八盘山。

十八盘山海拔800多米，比埃菲尔铁塔可高多了。山路陡峭，需要拐十八道弯、拧十八股劲，才能抵达峰顶。当地有句顺口溜：“雪封十八盘，上难下也难”。他们初登十八盘，正是寒风呼啸、大雪飞飘的时候，路面卷起的雪岭，就象一堵堵穿不透的厚墙。不管司机怎么加大油门，汽车硬是拱不动，只好临时退下来。

等风停雪住之后，他们第二次上山。雪岭是拱过去了，但又遇上了路面凸起的冰包。他们用锹镐刨了半天，不知不觉黄昏掩过。这样的路，当然不能夜里往上爬行，不得不再次调头折回来。

黄臻心焦如焚。眼看就大年三十了，年货送不上山，哨所的战士靠什么过年？这件事若是被战士家长知道了，那心里该是啥滋味！回到机关，他立即将运输股长、干部股长找来，共同商计此事，决定三闯十八盘。他说：“不能眼巴巴这么拖了，明天就是人驮肩扛，也要爬上去，把年货送到，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了我们的战士！”

当晚，他们分头作爬山的各项准备，次日天一放亮，便再次启程了。

这回是由运输股长亲自开车。虽说他是个开车驾驶的老把势，但毕竟是山陡路滑。越往上越难走，车身不时出现自动滑坡、调头的险情，急得运输股长满身是汗。遇有急拐弯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从车上下来。推着车一步一步往前移动。

这情景，被地方道班师傅们瞧见了，大为感动。为了叫哨所上的战士们过上年，他们破例开来推土机，在前面为汽车铲雪出路。整整忙活了一天，直到太阳压山，他们才好不容易赶到哨所。

哨所的战士“呼啦”一下把他们围住了，望着疲惫不堪的老政委、望着送来的那些年货，激动得都哭了。黄臻振振精神，朝运输股长一挥手：“先把鞭炮点上一挂，庆祝山下山上的会师！”

顿时鞭炮齐鸣，那急骤的爆响声，仿佛驱走了高山雪岭的严寒和寂寥。战士们的心头就象架起一堆篝火，烘烤得浑身暖融融的。

黄臻盘腿坐在哨所的通铺上，同战士们一起逐项逐项安排过年事项，直到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哨所。当除夕之夜那古老的钟声回荡在祖国千家万户的时候，黄臻等一行人，正乘车行驶在归来的途中……

山证之二：心系白刀山

顾名思义，一提“白刀山”三字，就会使人联想到这座山有多高、多险。然而有一点外人是想象不到的。这里正冲风口，气温比附近哪座山都低。尤其是一到冬天，这里简直就是风雪世界里的一把寒光凛冽的白刀。偏偏就在1989年最严寒的季节里，驻守这座山头上的连队的锅炉冻坏了。

黄臻得知这一消息，立刻拿起电话，向维修部门下达了死命令：“马上派人上山维修，无论如何，不能叫战士冻坏手脚！”

锅炉很快就修好了，然而时隔不久，那里的暖气管道突然大面积冻裂和堵塞，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冬季里，是难以维修好的。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黄臻当机立断，从街里买来五个烧煤的铁火炉，派人火速送上山去。

大年初七，黄臻从另一个连队赶到白刀山，慰问驻守在这里的干部战士。当他看到连队食堂墙壁上挂满霜花冰凌，当他望见指战员那一张张被煤烟熏黑的面孔，心象针扎火燎，一阵一阵的疼痛。他在全连大会上颤着声音说：“同志们，你们实在是受苦了！今天我来，既是给你们拜年，也是来向你们检讨的……”他哽咽在喉，说不下去了。

一阵沉默过后，突然爆出干部、战士七嘴八舌的话语：

“政委，别说了，这不是你的错！”

“要检讨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没有使用和维护好锅炉和管道！”

“……”

虽然干部战士争先恐后地揽过，但黄臻仍觉过意不去，他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仅有的50元钱，郑重地交给连长谢北仓，说：“给同志们买点糖果、买几条肥皂，表一点心意，不然我心里实在不好受！”

连长谢北仓是军队干部子弟，他父亲当年也曾在这条边防线

上当过政委。此刻，这个轻易不落泪的北方汉子，竟然一时克制不住，感动得咧着大嘴哭起来，边哭边说：“政委，您就放心吧！我代表全连保证：环境再艰苦、条件再差，我们也要象钉子一样，牢牢的扎在这里！”

白刀山在部队防区范围内，的确是个最艰苦、最偏僻的地方。没有交通工具，既进不来、也出不去。艰苦、偏僻往往带来的是生活的枯燥和寂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臻身在机关，心在连队，经常想方设法，活跃连队的文化生活。为使白刀山连队看到电视，他特意从地方请来一位工程师，和他一起上山，安装天线，试调试看。1990年9月，就在亚运会在北京开幕那天，黄臻给白刀山和其他连队哨所逐一挂了电话，详细询问了电视机的接收状况，并再次下达死命令：“今晚，除执勤的外，一律看电视！”

电视屏幕的奇妙作用，就在于它把边陲战士的心，同祖国各地、同首都北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当屏幕上出现亚运会圣火的庄严时刻，白刀山的干部战士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有的激动得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抛向空中。

就在这欢呼雀跃之时，哨所里的电话铃响了。是黄臻打来的，他再次询问了电视机的接收情况……

山证之三：情动天长、地久山

两座山由于亲昵的相依相靠，如同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所以当地人给它们起名天长山、地久山。××哨所就在这两山之间。这里的风景独好，但战士的生活却是艰苦的。

夏秋的日子里瞎蠓、小咬、蚊虫特别多，战士在外执勤巡逻，头上不得不换上特制的防蚊罩。新战士初来这里，生活不习惯，难免思念家乡和亲人，有的甚至当众哭过鼻子。为使战士安心服役、卫国戍边，黄臻除了耐心细致地作他们的思想工作外，还以慈母之情，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体贴他们。他每次去这个哨

所，总是不空手，不是带些书报刊物给他们看，就是带些山外的物产，叫他们尝尝新鲜。

有一次黄臻外出开会，顺路到家。他看见妻子正用猪油炖豆角，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真有点撩人乡情，便问：“好香的大油，从哪搞来的？”

妻子一指厨案上的油坛：“是家乡亲戚托人捎来的，少说也有20斤。”

“那么……”黄臻立刻想到驻在天长、地久两山之间的××哨所刚入伍不久的几名来自黑龙江农村的新战士，说：“给我带走吧！”

“干啥？”

“给战士们熬菜吃呀。”

就这样，一坛猪油，几经辗转，终于送上了哨所。当战士们吃上大油炖豆角时，仿佛就象回到家乡一样，吃得汗脖子流水，连声嚷：“杠香！杠香！”这情景要是让战士父母看到，不知有多高兴呢。可是山隔水阻，他们是听不见、也看不到的。但这一幕动人的场面，却印在天长山的岩石上了。

还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从南方给黄臻捎来一大块腊肉，妻子和儿子都爱吃。他又想到上述这个哨所还有几名从南方入伍的战士，就把这块腊肉留藏了起来。

妻子完全理解和体谅丈夫爱兵的心情，可十岁的儿子不干了，说：“爸，别带走，我还没吃够呢！”

“乖儿子，吃一点就行了，剩下的这些，留给叔叔们吃吧。”

“不嘛！”

爷俩个为“吃”的事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矛盾，他给儿子讲了一个发生在他们部队中的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个叫白留奇的叔叔，是大学毕业生。他分配到边防后，一心扑在工作上，儿子都出生一年多了，还没顾得上给他起名。这年雪大，白留奇带人踏查边防线。这期间，他儿子病了，住进医院。等他完成任务回来，进门家空，急忙跑到医院，他那尚未起名的儿子，虽经医

院多方抢救，终因病重不治而死亡。白留奇叔叔搂着死去的儿子大哭一场，把儿子埋在界山上。后来，白留奇叔叔调离边防，就把儿子永远留在界山了。白留奇叔叔虽然离开了界山，但每年一到清明，都有许多叔叔代替他为他儿子扫墓，仿佛他的儿子，仍活在这些叔叔的心里……”

不待黄臻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完，十岁的儿子突然巴嗒巴嗒掉下了眼泪，说：“把腊肉送给那些叔叔们吃吧……”

几天后，10多斤腊肉被送上了哨所。这一幕，地久山石也把它记下了。

界河篇

要说采访黄臻，那可是真难。我沿着他的足迹走，许久许久没有追上他。我到界山上，他到界河旁，我到界河旁，他又上界山了。他总是不停地在连队哨所转来转去，要不然怎么能有他一年下连200多天的记录呢！

湖布图河是一条并不很长的界河。虽没有乌苏里江那样雄浑壮观、一泻千里的气势，但河面很清很亮，波光粼粼的河水，载着刚刚解冻的冰块，汨汨流淌着，不时发出冰凌之间的撞击声，很象一位慈祥而阅历久远的老人，在低吟着一首古老动听的歌。

界河熟悉黄臻，黄臻也熟悉界河，然而此时黄臻却没在界河旁。我辗转几个哨所之后，虽没看见黄臻的影子，但从干部战士那里，却听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佳话。我索性不追踪了，便以岸边的一块卧牛石为桌，潜心写起书简来：

界河书简之一：十五的月亮十四圆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八月中秋，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人们一临近这个节日，仿佛无情的也变得有情了。更何况视战士如亲人的黄臻，当然不願意看到战士们在节日有任何的

思想波动。

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坐车跑遍了一线连队，帮助连队干部安排节日活动，并与地方有关部门联系，买来了节日必不可少的月饼和水果。

当他从界河旁的一个哨所乘车返回机关时，太阳快要落山了，而且还刮起飒飒的秋风。他忽然发现镇外路旁有十几名战士在焦急的等车，便命司机停车。他朝战士问：

“哪个连的？”

“×连的。”

“天快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去？”

“车坏了……”

黄臻见战士衣着单薄，有的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细一问，原来他们是线路维护班的，因赶修电话线路，从早晨到现在水米没进。任务完成了，可是汽车又发生了故障。

黄臻听后，心疼得不得了。他急忙从兜里掏出40元钱，叫司机到镇里买来15袋月饼，分给每个战士一袋，说：“吃吧，咱们让十五的月亮早圆一天！”

战士们吃完月饼，黄臻又用自己坐的车，先后几批送战士们回连。

中秋之夜，月挂中天。在窗外的月光与室内的灯光交融下，黄臻正逐个连队打电话，询问战士吃没吃过月饼，举没举办节日晚会，有没有战士想家的？可黄臻也有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温暖的家，他的妻子和孩子此时此刻也在那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念着他……

说起中秋节，自打“十五的月亮”那首歌在军营唱响之后，远离家乡的军人仿佛对月亮赋予一种更深沉的情思。记得那是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最紧张激烈的时候，黄臻听到这样一个激动心扉的故事：一位驻守南疆的边防连副连长，在中秋节到来之前，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写了一封信，信尾画了一个圆圆的月